

中华文史资料文库

经济工商编

第十二卷 (20-12)

工 业

中国文史出版社
1996·北京

目 录

第十二卷

一、工业

- 英国统治下的开滦煤矿 王冠东(1)
- 中兴煤矿经营始末 张叔诚(20)
- 中福煤矿的坎坷道路 孙越崎(27)
- 山西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和大同地区煤矿企业 侯德旺 王恩贤(39)
- 我所知道淮南煤矿的缘起 程华亭(47)
- 抗战前的六河沟煤矿 孙继民(52)
- 对井陘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的回忆 张鹤年(63)
- 记甘肃玉门油矿的创建和发展 孙越崎(67)
- 汉冶萍公司始末 马景源(76)
- 义昌仁铁行和青岛钢厂 王萃田(86)
- 陆伯鸿创办和兴钢铁厂 朱镜清(91)
- 华中钢铁公司筹建经过 刘 刚(96)
- 云南炼锡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经过 缪云台(100)
- 我创办中华鞣制厂的经过 余中南(105)
- 马步芳是如何垄断青海金矿的 李庆芬(111)
- 周仲宣与周恒顺机器厂 周英柏 周益柏(115)
- 洪发利机器营造厂的兴衰 王大涅(129)
- 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工厂——中央机器厂 马文和(134)
- 重庆钢铁机器业主体的形成及其兴衰 李本哲(140)
- 中国缝纫机厂的兴衰 葛纪元(147)
- 汉阳兵工厂火药厂闻见录 杨日升(151)
- 奉张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沈振荣(155)
- 山西兵工史略 周维翰(167)
- 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陈修和(175)
- 第二十二兵工厂抗战迁滇纪实 霍建明 袁家福(180)
- 第二十四兵工厂创建人杨芳毓 杨庆杰等(187)
- 中美合办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及迁滇建立堡垒厂始末 闻 鹤(195)
- 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迁滇纪略 杨福呈(201)
- 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的创建与西迁 李 祺(204)
- 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始末 汪福清 张汉钟(207)
- 吴淞机厂——威墅堰机厂史略 陆 俊(211)
- 解放前中国电力工业的演变 陈中熙(219)
-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由来和演变 贺衡夫(232)
- 对秦皇岛开滦港口电厂兴建与发展的回顾 向予阳(237)
- 沪宁铁路线上的动力心脏——威墅堰电厂 吴俊卿(241)
- 宁夏第一个发电厂始末 彭德昌(253)
- 兴建大冶电厂前后 黄文治(257)
- 华生电器制造厂的创办和

- 发展……………马荫松(262)
- 抗战前后的中央电器器材厂… 赖 滔(266)
- 启新洋灰公司历史概述……………姜友昆(271)
- 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……………周叔荻 李勉之(281)
- 我对四川水泥厂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宁望都(297)
- 大中砖瓦厂简史……………朱桓铭(304)
-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
- 范旭东……………章执中(310)
- 李烛尘参与创建“永久黄”
- 团体……………李文采(327)
- 永利碱厂奋斗记……………陈调甫(330)
- 永利硫酸铵厂创建经过……………邹美文(343)
- 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……………吴志超(351)
- 中国化学工业社简史……………李祖范(368)
- 广州火柴工业与东山火柴厂… 利耀峰(376)
- 薛坤明与太平洋肥皂厂……………薛子仁(387)
- 塑料工业的先驱者顾兆楨……………顾卫丞(394)
- 天津永明漆厂简史……………陈调甫(400)
- 中国工业炼气公司简史……………郭明章(406)
- 中外合资经营的耀华玻璃公司……………张训坚 郭治平(412)
- 广州市橡胶行业史话……………黄曦晖(424)
- 正泰橡胶厂22年的经历……………杨少振 洪福荣(440)
- 简述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纱布
- 麻丝四局……………黄师让(450)
- 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实业家
- 张謇……………陆仰渊(453)
- 周学熙的一生及所办实业……………周禹良(461)
- 我的家世与个人经历……………周志俊(474)
- 实业家刘国钧……………巢福偈(490)
- 无锡著名的六家民族工商业资本……………王庸唐等(506)
- 荣家经营的纺织和制粉企业概述……………李国伟(522)
- 无锡杨氏与中国棉纺织业的关系……………杨通谊(529)
- 董澄农与大成实业公司……………杨用勋(537)
- 刘鸿生及其企业所经历的波折……………刘念智(544)
- 苏纶纺织厂的创办与发展……………徐仁官(557)
- 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业业
- 一瞥……………周志俊(561)
- 裕大华企业40年……………黄师让(572)
- 记三友实业社……………朱梦华(604)
- 我和武昌第一纱厂……………程子菊(612)
-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是怎样创办起来的……………郭棘活(618)
-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在困境中求生存……………谭仁杰(624)
- 西北机械纺织工业者石凤翔
- 纪闻……………芮延玉(629)
- 我的创业生涯……………章剑慧(633)
- 束云章与雍兴公司、中纺公司… 袁雪崖(642)
- 雍兴公司在西北的工业……………尹仁甫(648)
- 回忆中纺公司……………顾毓璋(672)
- 我在青岛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工作的回忆……………范澄川(683)
- 华商纱厂联合会创立经过……………王子建(696)
- 仁立公司的曲折
- 道路……………朱继圣 凌其峻(700)
- 宋棊卿与天津东亚
- 公司……………杨天受 李静山(712)
- 我家经营面粉工业的回忆……………荣漱仁(723)
- 天兴福的创立和发展……………邵越千(730)
- 忆保定乾义面粉公司……………刘秀臣(746)
- 苗氏工商业兴衰50年……………苗兰亭(751)
- 张廷阁与双合盛制粉厂……………杨云程(760)
- 我经营重庆复兴面粉厂的回忆……………鲜伯良(766)
- 上海制线工业与飞纶制线厂……………罗立群(776)
- 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……………陈天杰 陈秋桐(784)
- 范荣实与四川丝业……………周瑞若等(791)

- 难产的上海安乐人造丝厂…… 邓仲和(799)
- 贵州成义茅酒(华茅)纪略…… 华问渠(803)
- 金奖白兰地及其他…… 朱 梅(806)
- 绍兴老酒…… 陈觉民(813)
- 信谊药厂的创办与发展…… 陈懿珊(819)
- 许冠群与新亚药厂…… 谈玉林(824)
- 民生药厂创办前后…… (831)孙延年
- 民丰、华丰两造纸厂
 简史…… 金志明 沙咏源(840)
- 广东省营市头糖厂概况…… 沈子恩(854)
- 经营百好炼乳厂的回忆…… 吴百亨(866)
- 四川的榨菜业忆旧…… 张耀荣(883)
- 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…… 罗一星(896)
- 石湾陶业…… 麦大华(906)
- 浏阳编炮和烟花的生产与
 销售…… 王照生(913)
- 普满中外体坛的利生体育用品
 厂…… 李清安 韩馨远(917)
- 丁熊照与大无畏电池…… 王孚礼(921)
- 张小泉剪刀厂…… 张祖盈 许子耕(923)
- 王星记扇厂…… 胡慎康(929)
- 中国钟厂与三五牌时钟…… 蒋本份(935)
- 记中华玻璃厂…… 黄日腾(938)
- 民营厂矿内迁纪略…… 林继庸(945)
- 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
 片断…… 颜耀秋(955)
- 迁川工厂联合会纪略…… 李本哲(966)
- 抗战胜利时内迁工厂陷入
 困境…… 胡西园(972)

- 难产的上海安乐人造丝厂…… 邓仲和(799)
- 贵州成义茅酒(华茅)纪略…… 华问渠(803)
- 金奖白兰地及其他…… 朱 梅(806)
- 绍兴老酒…… 陈觉民(813)
- 信谊药厂的创办与发展…… 陈懿珊(819)
- 许冠群与新亚药厂…… 谈玉林(824)
- 民生药厂创办前后…… (831)孙延年
- 民丰、华丰两造纸厂
简史…… 金志明 沙咏源(840)
- 广东省营市头糖厂概况…… 沈子恩(854)
- 经营百好炼乳厂的回忆…… 吴百亨(866)
- 四川的榨菜业忆旧…… 张耀荣(883)
- 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…… 罗一星(896)
- 石湾陶业…… 麦大华(906)
- 浏阳编炮和烟花的生产与
销售…… 王照生(913)
- 普满中外体坛的利生体育用品
厂…… 李清安 韩馨远(917)
- 丁熊照与大无畏电池…… 王孚礼(921)
- 张小泉剪刀厂…… 张祖盈 许子耕(923)
- 王星记扇厂…… 胡慎康(929)
- 中国钟厂与三五牌时钟…… 蒋本份(935)
- 记中华珐琅厂…… 黄日畴(938)
- 民营厂矿内迁纪略…… 林继庸(945)
- 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
片断…… 颜耀秋(955)
- 迁川工厂联合会纪略…… 李本哲(966)
- 抗战胜利时内迁工厂陷入
困境…… 胡西园(972)

英国统治下的开滦煤矿

王冠东

先父王绅（号厚斋）于1905年到开平矿务公司担任总文案；开平、滦州两矿合并后，调任文案处翻译，1924年离去。我于1919年入开滦，初任收发主任，继调任机要秘书；于1934年去职。我父子总计在开滦先后达30年。这期间，正是英人那森所谓锐意经营的30年，也是英国大量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和残酷剥削我国矿工的30年。

（一）开平煤矿的创办和断送给英国的因由

1875年（光绪元年），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李鸿章根据招商局总办、候补道唐廷枢（即唐景星）的建议，在直隶省（今河北省）滦州所属距开平镇西南18里的唐山，用土法采煤。因煤矿在开平镇，故于1877年（光绪三年）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，以创办人唐廷枢为督办，设局所于天津海大道（后改为大沽路）。除拨给官款外，又招商股80万两；名义虽系“官督商办”，实际一切都由官总其成。虽有商股，实同官产。

我国煤矿在当时虽已有采用“洋法”开采的，如台湾的基隆、湖北的荆门、安徽的池州，但成效尚不显著。1879年（光绪五年），开平矿开始购买机器，按西法开井，以后逐渐发展，每日产量达五六百吨，所产均系优质烟煤。从此，铁路、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；就不必再远购于外洋了。

1892年（光绪十八年）唐廷枢逝世后，江苏候补道张翼（燕谋）继任开平矿务局督办。

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各省普遍展开。由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看到我国的铁路、矿山和各种工厂，多操在帝国主义手中，且用机器生产进行剥削，所以激起义和团的强烈反对。开平煤矿是用西洋机器开采的，矿上也有洋人（美人胡华即是矿师），当然也在被反对之列，因而矿局人员逃避一空。接着，八国联军侵入华北，帝俄军队由关外进占了唐山矿区，矿局在天津的产业被英、德等国军队占据。6月22日，张燕谋也被英军逮捕。被捕的原因非常离奇，说他养有大量鸽子，因而断定他是利用鸽子作工具，和“乱徒”（污蔑义和团的称呼）暗通消息。6月23日，张燕谋在英军监狱中就迫不及待的出具一个授权书，委派德国人德瑞琳“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”，授与他全权管理该公司财产。据说由于德瑞琳和胡华向英军当局陈说张燕谋与“乱徒”没有往来，6月24日张突然地被释放了出来。这一幕“捉放”的微妙关系，是颇耐人寻味的。

德瑞琳趁火打劫骗夺矿权

德瑞琳本是德国籍的中国海关官员，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，因为他喜好古玩，同张燕谋结谊。德瑞琳同英国的玛利太后（德国人）有亲属关系，所以他同英国人的关系也很深，同墨林（英国人）、胡华（美国人）都常有往来。

德瑞琳早就觊觎我国富庶的煤矿，甲午（1894年）中日之战时，他曾经怂恿张燕谋让开平招收外股，说这样可以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。义和团事起，他就趁火打劫，向张燕谋说：现在的形势更严重，因为有八国的军队进入天津，仅是加入外商股份也无济于事了；必须把主权完全转移给外国公司，变成外国的企业，才会受到联军的尊重，才能保全开平的财产。德瑞琳进一步欺骗他，说这样做，实际是招募外股来扩充业务，变成中外合办的公司；但表面上得立一个卖契，在英国注册，才能得到保障。德瑞琳又用甜言蜜语哄他：将来“张大人”仍是新公司的督办，权力仍操在“张大人”手上。

昏庸糊涂的张燕谋就这样上了德瑞琳的圈套，在他被释的半个月后，又补了一个正式的授权书。德瑞琳接着就代表开平矿务局，勾结胡华，私相授受，把开平矿权和一切产业，立约卖给英商墨林（由胡华代表）。他因此当了开平的总办和董事，还得到2.5万酬劳股。

胡华威肋利诱逼签卖约

美国人胡华，即是后来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，他是伙同德瑞琳攫取开平煤矿的国际大骗局的主角，当时在中国是以“矿师”身份出现的。1898年，英国一位名叫墨林的工程师，在天津结识了德瑞琳和张燕谋，那时张不单是开平的督办，还是直隶、热河两省的矿务督办。因为听说墨林是采矿工程师，便要他代为介绍一位工程师，好勘探直隶、热河各地的矿藏，墨林遂把胡华介绍给他，胡华就这样成为开滦煤矿的“矿师”。

1900年7月30日，德瑞琳全权代表开平矿务局，胡华代表英商墨林私订合同，成立“卖约”，将开平所有产业并应享权利、利益，一并卖予、移交于胡华。其中包括唐山、林西两煤矿，承平银矿，天津总局房屋，天津、塘沽、上海、香港、广州等码头以及运河、地亩、轮船等等；秦皇岛（那时叫秦皇岛）港口也附带断送，连建平、水平金矿股份、洋灰厂股份、津唐铁路股份都列了进去，包罗无遗。

凡交易买卖，须有价格。而胡华代表英商所买的开平这样多的产业和权利，卖约上并无价格，开平矿务局亦未收到丝毫现金，所以，虽然名为买卖而实际上是无偿赠送，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骗局。

胡华诱胁张燕谋在卖约上签字时，是这样说的：“非确定一约作卖，托言与中国无关，不足以拒联军之扰。”^①对张施加恫吓，逼使他承认卖约。后在伦敦法院诉讼时，胡华亦供认：“曾经恫吓张大人。”^②胡华在恫吓之余，又加以利诱，许诺张燕谋种种利益，故又有1901年2月19日“移交约”与“副约”的签订。移交约载有“……由接理人永远执守”之语，张燕谋不懂英文，被人玩弄欺骗，竟在英文合同上签押认可。从此开平的大好资源，便白白落入外人之手。

胡华这个险恶的美国人，利用这些文件，勾结墨林，把卖约篡改，又转手卖给了墨林占有很大股份的“东方辛迪加”（一译为东方公司），改组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，设于伦敦圣玛利街22号。胡华一方面以旧股东的经理入自居，一方面又以新股东的产业受托人身份出现，居然继任为开平督办，又兼董事。

张燕谋利令智昏，拱手白送

① 根据魏了初：《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》所引《滦矿事实纪略》中所载（第127页）。

② 见1905年3月1日《英公使判文》。

张燕谋一再被人愚弄欺骗，毫不醒悟，虽也觉得德瑞琳、胡华把他招募洋股、改为中外合资的原意改成“卖约”，把开平所有产业、权利“一并允准、转付、卖予、移交、过割与该胡华，或其后裔，或其所派办事掌业之人”^①不是味，但后经胡华恫吓和利诱，答应把他的老股3000股换成新股7.7万股，另有5万酬劳股，由他与德瑞琳平分，再白得2.5万股，并准许他可做新公司的“终身督办”，在“优厚报酬”的利诱下，便承认卖约。

尤其不能容忍的，当时（1901年）清廷已派李鸿章、奕劻与联军议和，大局粗定，对此关系丧失国家主权、土地、产业的重大问题，张燕谋既不事先向清廷上奏，连他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（先是裕禄，辛丑议和时又是李鸿章）也不请示，竟以直隶、热河两省矿务督办及开平矿务局督办的双重身份，乖乖地在胡华、德瑞琳所拟好的“移交约”与“副约”上亲笔画押，并加盖了他所有的各种不同的官防印信，把开平煤矿及其所有产业、权利无偿地拱手送人。

张燕谋于签押后，即随摄政王载沣赴德，为义和团事向德皇道歉。开平煤矿移交后，英国公司即派吞并开平最有功劳之胡华接充督办。胡华把持开平，声言此矿已卖与英商，中国人无权过问。新公司名虽增资为100万英镑，除旧股约1/3外，余60多万股（每股一镑），胡华未出分文，公司亦未收得丝毫现款，实际上都成为虚股，而当时开平资产已值85万镑，张燕谋等于白送，胡华等于白捡。袁世凯在《参张翼折》中就开平煤矿由一二人凭空断送，说：“不特为环球所稀闻，抑且为万邦所譏笑。”这倒是两句真话。

当外人接收时，中国股东大感恐慌，纷纷将股票售出，英国人又以贱价收买；后来中国人所有股票已不到1/10了。

张燕谋在“移交约”签订三个月后，才蒙混上奏，但仍说成是“加招洋股，改为中外合办”，而清朝政府和王公大臣们尚蒙在鼓里，听信张燕谋的鬼话，不知出卖这回事。可见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昏愤腐朽到了何等程度！

到伦敦控诉的一幕丑剧

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不久，李鸿章死了，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。在1902年到1903年间，发生了三件事：一是唐山矿局所悬大清龙旗（与英旗并悬）被天津英领事勒令降下；二是秦皇岛开平英人所管的海港，竟拒绝中国兵船停泊；三是开平矿局前开之胥各庄运河，英公司也不准中国民船行驶。袁世凯才如梦初醒，感到情形严重，“请教”了英国公使，才知道开平的一切，全被张燕谋私自出卖了，他才上折参奏。

可是张燕谋也颇有来头，他除了得到李鸿章的宠信以外，又因在醇王府当过差，深得醇王奕譞的信任，故后来新醇王载沣出使德国，也带他去。他的继室又是慈禧太后有瓜葛之亲。袁世凯虽然三次参奏，清政府仅仅轻描淡写的给以革职处分，责成他设法收回而已。

1904年10月，清政府又恢复了张翼的三品顶戴，命他前往英国伦敦“设法收回”。张带随员严几道与律师赴英控诉，在伦敦法院演出了一幕丑剧。

清政府、袁世凯虽然三令五申，严饬将开平矿悉数收回，由中国自办。可是，这个利令智昏的“张大”，却始终热衷于胡华答应给他的“终身督办”，也舍不得新公司给他的新旧加在一起的10.2万股股份（折合白银200万两以上）。他居然把清廷的“圣旨”搁在一边，不

① 见1900年7月30日德瑞琳与胡华所立卖约。

谈“废约”，不谈收回自办，而只要求英国公司履行“副约”，因副约对他个人权利有利。既要求履行副约，当然正约（即移交约）在法律上就成立了；如果没有正约，又哪来的副约呢？

张燕谋聘请了英国皇家律师勒威特、吉尔和杨格耳，在法院起诉，口口声声要英国公司给他以驻华督办及赔偿未当督办时的一切损失，根本不敢也不愿提出废约和收回矿权的正当要求。官司拖延很久，伦敦《泰晤士报》曾有造成“百年悬案”的评论。后来初判虽令被告履约，被告不服上诉，又经英国上级法院判决，否定了原判。

退一步言，即令张燕谋胜诉，也根本与收回矿权无关。何况帝国主义的法律，是保护本国垄断资本利益的。张燕谋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，花了不少钱，在英国法院演出一幕五剧，只留下不少笑料而已。

（二）续办滦矿又被“合并”的经过

创办滦矿的动机

张燕谋自英国败诉归来，袁世凯见收回开平无望，天津官绅也感到气愤，他们就想起而抵制，由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南方财阀周学熙（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局的工艺总局局长兼天津官银号总理）、李士伟（也是财阀，后在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）、李希明、王邵康等会商，拟在滦州另开煤矿。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呈后，派员前往查勘，不但矿苗甚旺，煤质亦好，遂决定设立滦州煤矿，以与开平竞争。该矿也是“官督商办”性质，于1907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成立，资本200万两，除由天津官银号拨官银50万两以外，另筹集商股凑足。初名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，后正名为滦州煤矿有限公司。袁世凯委派周学熙为总理，孙多森为协理，设总理处于天津法租界大沽路，矿局设在滦州马家场。先用土法开采，旋即派员赴欧购买新式机器，依照西法开挖大井，先后在马家沟、唐家庄和赵各庄三处矿区开采，产量日增，所出煤质极佳，很受市场欢迎，远近争购，供不应求，予开平煤矿以莫大威胁。

滦州煤矿是袁世凯创办的，他见到开矿大有可为，彼时工业逐渐发达，需煤日多，民用亦渐增，销路不成问题，便想把滦州煤矿作为他的经济阵地，第一步和开平竞争，第二步进而吞并开平。他利用权势，把矿区划得特别大。按照当时矿章，每矿不得超过30方里，而滦州矿区，借口“此矿系为北洋官家用煤便利而设，与他矿事体不同”。把矿区宽展到330方里，超过规定限制10倍。

后来直隶总督杨士骧（1908年）和陈夔龙（1910年），都曾进行过收回开平矿权的活动。可是张燕谋仍在幻想他那“终身督办”，生怕收回后，周学熙又将是新公司的总经理，与他个人权利抵触。因而密奏清廷说：只要向英人交涉，让他做督办，就“等于”把开平收回了，又何必花很多钱去赎呢。昏惯糊涂的清廷，竟相信他这套鬼话，不支持收回，以致没有结果。

开平煤矿当时系由那森任总理，这是一个精明狡猾、工于计谋的英籍犹太人。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？”那森就千方百计来搞垮滦矿，他知道滦矿股本并未收足，经济周转不灵，清朝国库又空虚，决无力作后盾，故凭借其雄厚势力，施展垄断资本吞并弱小资本的惯用手法，锐减煤价，以打击它的劲敌。

开平在政治上有英帝国主义作护符，在经济上又得到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，他们为了狠狠地打击滦矿，把煤价由8元骤降至2.5元一吨，还附带赠品，如代修筑炉灶、赠送炊事用

具等。滦矿所产之煤，须售5元一吨才能够成本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只得被迫降低煤价，勉与周旋。又因京奉铁路系借英款兴建，英人得以控制运输，经常是厚于开平而薄于滦州，故意使滦矿到交不上货，影响信用。滦矿尽力撑持，亏累不堪，矿区存煤堆积，负债累累，天津各大银号、商号几乎挪借殆遍。想发行债票以资周转，又为开平所破坏。滦矿虽有军阀官僚作后台，毕竟不是帝国主义的对头，渐渐招架不住了。

《北方日报》的出现及其怪论

但是，开平的攻势并不就此为止，帝国主义分子那森，还进一步绞尽脑汁，阴谋并吞滦矿。他利用当时任开平矿务公司的总文案，并担任交际、翻译的王绅^①为他出谋划策，每天办公时间必抽出一二小时，约王在小客厅里秘密商谈并吞计划。除由王绅出面联络天津绅商，宴请当道官员外，并决定办一个报纸来鼓吹开平、滦州合并，以造成舆论。这个报就是后来的《北方日报》。

《北方日报》设在天津河东奥租界大马路，在天宝戏院（天仙茶园对过），原来那里是个米粮店，是租过来改建的。为什么不在英租界而设在奥租界呢？那森同王绅是有点用意的。因为那里离中国地近，又可避免嫌疑。《北方日报》表面上的老板是王绅，而真正的老板则是那森，一切费用全由开平负责。开办费是5000元，设备很简单，也没有印刷厂（由别的印刷厂承印），因他们根本不算长办。

《北方日报》的两个主持人——戴仁依和贺湘南，都是通过杨庆盛（号邵九）向王绅介绍的。杨庆盛是前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幕僚，同王绅是把兄弟。戴仁依河南人，贺湘南河北大名，两人不是秀才便是举人，都作过幕僚，颇有“文名”。戴任社长，贺是主笔，评论文章多是贺写的，有时戴也写。开平给他们两人的薪水，是每月各300两银子，在当时天津各大报的主脑人中，也没有这样的高薪。这两个家伙都抽大烟，过着享乐腐化生活。

《北方日报》的主要负责人，除戴、贺而外，就是徐桂舫，管理发行和广告，月薪200两。报纸没有人看，他就多给报贩些好处，强迫、低价推销；没有人登广告，不给钱也登，好填空白、装门面；另外也利用与开平有关的商号，软拉硬派。王云生和王凤林是两个小编辑；新闻来源，是靠剪刀浆糊来拼凑。日出对开一大张，满纸荒唐的媚外崇洋言论，一贯鼓吹滦州应与开平合办，这是《北方日报》唯一的使命和特色。这张报纸的评论，往往先骂一通办矿的官僚作风，引起读者的共鸣；接着就提到请洋人办矿才是“出路”。由于这些亡国丧权怪论，给人刺激很深，虽事隔几十年，我还记得其中一篇评论的大意：

中国处于东亚温带，地大物博，矿产丰富，甲于天下，可惜缺乏人才，不会经营。欧美列强开矿，给国家造财富；中国的煤矿，却给国家造亏累，造债务。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主其事者大都是些“侯补道”，名为督办、总办，这些人都是官僚，只知道逢迎上司，吹牛拍马；对于实业，对于办矿，毫无知识，只知道铺张浪费，安置闲员。……企业有如高级衙门，对于生产反成次要，像这样的经营方法，如何能得到良好的效果？

更有一班顽固守旧派，视洋法如蛇蝎，不肯采用，久而久之，衙门为止。当务

^① 王绅即先父，号厚斋，华裔教徒，在美国某以教会设立的汇文书院（大学性质，燕京大学前身）肄业，1891年毕业。毕业后先到海关工作，继调任北洋大学任英文教习，1905年由邵耀琳介绍于那森，到开平矿务公司工作。

之亟，应该如何呢？利用洋法，聘请洋人，尽付之高薪厚利，如尚不足以安其心，还必须给以相当好处，才能乐为我国效力。比如我们直隶最好的煤田，莫如滦州煤矿，数载以来，弄得债台高筑，亏蚀不堪；矿区所产之煤堆积如山，不是运不出去，即是销路停滞，整个煤矿已成瘫痪状态。如长与开平煤矿竞争下去，将要弄到两败俱伤。最善之策，莫如合作起来，共同经营，这样双方有利，国计民生皆受其惠……

这家报纸几乎天天都有这种奇谈怪论，难怪当时就有人认为它是外国人办的。当它出版了27个月，等到开平达到并吞滦矿的目的后，它也跟着寿终正寝了。停版后，那森给戴仁依、贺湘南各送1000元走人，王云生也弄到一个聚兴成分销处。

在这期间，英国人在天津办的《京津泰晤士报》，在上海办的《字林西报》和美国人在上海办的《密勒氏评论报》，也是经常鼓吹开平、滦州合并，认为中国人无办矿的才能与经验，必然失败，只有依靠洋人洋法，才能发展云云。它们都同《北方日报》一个调调儿，因为它们也是拿开平的津贴的。

托底外力与开平“合并”经过

那森采用一系列打击、倾轧、破坏滦矿的手段，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宣传上各方面施加压力的同时，又向滦矿的官僚资本家加以利诱。所有这些都是以搞垮滦矿、吞并滦矿为目的的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客观形势，促成滦州矿权的转手。那就是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，滦矿的官僚资本家害怕革命势力，他们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把原来收回开平的目标，变成托庇外人势力，转向开平投降了。从前参谋张燕谋最力的袁世凯，这时也受了那森的利诱，不但不坚持收回矿权，反而要出卖滦矿了。表面上他是批准滦州与开平“联合营业”，实际是把滦矿矿权、矿产全部断送。两矿“联合”之后，改称开滦矿务总局，两公司的名义虽仍保留，但滦州矿务有限公司，不过是一块空招牌而名存实亡了。虽然也议定由中国政府委派一个督办，督办有“监察、保护”之权，事实上什么权也没有，一切大权都操在英国人手里。

1912年，当袁世凯批准这个所谓联合办理合同时，他已做了大总统，滦矿的总理周学熙已当上财政总长。袁的长子袁克定被委为开滦督办，月支3000两银子的干薪、200两银子房贴，每月还有15吨煤。

从此不但英商的地位得到法律的保障（从前清廷始终未承认它骗占开平），而且滦州矿区比开平大10倍，滦煤质量既优于开平，产量也多于开平，当时产量滦州要占七成，开平只占三成。无怪乎那森得意洋洋地要大肆庆祝了。

开平、滦州合并后，仍由那森任总理，以滦矿一人为协理，先是施秉之（施秉基的兄弟），后即王邵廉，协理的月薪也是3000两。可是由合并之日起，天津煤价却由2.5元一吨一下子就变成8.5元一吨了。

（三）在中国领土上的“独立王国”

庞大而又奇特的组织机构

在开滦矿务总局的组织表格上，有一位由中国官方委任的最高长官——督办，但这也只是“表格”上的最高长官，事实上没有任何实权。袁克定一直当了十几年这样的督办，他什

么事也不管，也不去开滦，每月 3000 两高薪都是派人送去，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在领薪册上签个字。

开滦设有两个董事部，一在伦敦，一在天津。伦敦的始终仍称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董事部，它才是实际的权力机构；天津的董事部只是表面的装璜，拿他们的话说，不过是为中国人留点面子。早在出卖之初，德唯琳给张燕谋的复信中就谈到这点：“全部有效的管理是在伦敦，所谓在中国的联合管理，几乎是没的，有也纯粹是英国的。”^①

帝国主义分子坦率地承认：“容许他们设置一个没有实权的董事部，其所作决议我们都可以不理，但是，它给中国人留了面子，并保证给我们在这天朝帝国所不可缺少的当地的支持。”又说：“通知中国董事部的，只是一些让他们知道也无妨的事。必要时，就决然进行，而不理他们。”这就是天津董事部的实质。

第一任天津的董事部主席是德唯琳，那森来了以后，他就以总理而兼董事部主席了。开平与滦州合并后的董事共七人，英方四，中国（也就是滦州）方面三人。英方是那森、杨嘉立、马克非和小那森（那森的侄子，牛津大学毕业）。中国方面是周缙之（即周学熙）、李伯芝（即李士伟）和李希明。

开滦的大权都集中于总理那森一人身上，滦矿的人担任协理，但有职无权，还不如副理。总理下有两个副理，都是英国人，他们是杨嘉立和小那森，后来那森离去后，杨嘉立就继任总理。协理之下有一助理，由赵天麟充任。赵是前北洋大学校长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，与宋子文同班。他是协理王邵廉的得力助手。

在总理、协理、副理之下设六处，除汉文处处长外，全由英国人担任处长。

1. 总务处处长兰恩荷，管理人事、庶务、收发、交通（电报、邮件、信差）、掌印、档案、打字等等，还管电报线。开滦档案分机要档案与普通档案，机要档案上打一红道，是保密的。打字员有 19 个之多，还不包括总理直接使用的打字员。
2. 会计处处长是英籍犹太人芮德，他是牛津大学金钥匙皇家会计学会会员。掌管一切帐目、外汇收支、职工薪水、赢余预算等，银钱帐房也附属于它。
3. 运输处处长诺雅士，人称“大北”。掌管一切运输，调遣车皮、轮船。矿井生产之煤，吊上来经大磅过秤之后，换了车皮，就由运输处负责。运输处还兼管统计。
4. 营业处处长先是小那森，他升任副理后，由思梅士继任。负责卖煤、卖焦炭及水泥、钢砖等等，并管理天津 28 家分销处。
5. 地亩处处长萨敦，能说流利的中国话。地亩处掌握开滦的一切不动产，包括各种建筑及地皮、田亩等等，并主管各种房屋的营造、岁修、制图、设计，以及电工、木工、瓦工等等。
6. 汉文处处长由协理王邵廉兼任，它的任务本来是搞翻译，英译汉，汉译英。可是关于机要的文件，总理另有自己的机要秘书给翻译。这个机构形同虚设，它不过为了安置滦矿合并后的一些高级职员，享受优厚薪水，实际是无事可做。

总务处还附设有一个特殊机构，英文名字是 GZ，带点保密性质。这个机构专搞煤业扩展，事实上它已超出开滦范围之外。那森想把东北、华北地区的大煤矿都攫取过来，但先得实地

^① 见张燕谋的代理律师柯威特在伦敦高等法院的控诉笔录，载魏子初编辑的《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》第 47 页。

秘密勘查，了解具体情况以后，才好下手，所以特设这个机构，网罗一些地质专家，到处去勘探调查，实际等于一个经济特务机关。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比国人马秀。据说他是地质学家，在国际上也有点名气，他老在各地“旅行”，暗中调查我国各地煤矿资源。

总理的直接办事人员，有三个机要秘书，除两个英国人外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另配备有速记员、打字员等。

在秦皇岛、塘沽、北京、上海、汉口等地设有分理处，经理都是英国人；在香港等地还设有代理处。这些外地机构，都直属总理管理。

仅以天津开滦总局职员统计，共有 220 多人，连同河东煤厂 80 多人，天津共有 300 多人，其中英国人（也有几个比国人）31 个，约占职员总数的 1/10。

中英职员的悬殊待遇

开滦总局的职员，英籍的虽只占 1/10，但这 1/10 的英国人分据要津，行政上、业务上全是他们控制，华籍职员无权过问。在中英职员的待遇方面，除了办公时间是相同的以外，其他都相差悬殊。开滦总局的办公时间比别的机关、企业都短，一天只六小时工作，上午 9 至 12 时，下午 2 至 5 时，礼拜六下午例不办公。

英籍职员中又分英国雇用与本地（指天津）雇用的不同。在英国雇用的以英镑计算薪水，最低薪也是每年 300 镑，最多的高至 2 万镑。每镑按金价涨落计算，如金价涨至每镑 13 元，则按 13 元折算；但若金价落至 9 元，则按 10 元一镑计算。即是说最低亦不少于 10 元，故每镑保证在 10 元以上。英国雇用的实行一薪一红一酬制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份薪水、一份红利和一份酬劳。等于拿三份，本地雇用的则以元计，也没有红、酬。

以总理那森来说，他的年薪是 2 万镑¹，再加一红一酬，就是 6 万镑，折合中国银元，每月约 6 万元。这是世界各种企业中少有的高薪。他每月还有保健费 300 两，交际费 500 两（这只是私人的交际，若系因公交际，就由公司开支。不过，他可把任何交际都说成是“因公”）。此外还有房屋管理津贴。而矿工工资，最低每月才 21 元，有的杂工才十几元，不及那森月薪的 1/3000。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差距。

就以同一职务的中英籍职员来作比较，我任机要秘书，月薪 280 元；另有两个英籍机要秘书，年薪 500 镑，加上红、酬就是 1500 镑，折合银元，每月在 1500 元以上，比华籍成员高约 5 倍。

英国人在公司工作了三年，就有半年的探亲假，回英国来去旅费全由公司负担，仍支全薪。住最好的宿舍，有家眷还有津贴。

中国职员既无红、酬，也无探亲假。工作满三年以上，每年 12 月加发半个月薪水，满五年以上的，12 月发一个月双薪，如此而已。一般也不供给宿舍，除个别的如总理随叫随到的人员如秘书、打字员等以外，高级员司每月有 60 元的房贴。职员每月有 5 吨煤（冬季）或 3 吨煤（夏季）。

在天津雇用的英国人很少，个别有由英国领事或军事机关介绍来的退伍军官，他们的待遇当然远不及英国雇用的，但也比同样的华籍职员为高。

规模宏大的水陆运输设备

1. 据在开滦工作过 40 年的赵庆福来称：“英人总管年工资为 7200 英镑。”此说较可信。

经营煤矿以开采、运输、销路三项为首要任务，开滦对交通运输是非常重视的。开滦的五个主要矿区——唐山、林西、马家沟、赵各庄和唐家庄都在京奉铁路（即今京山线，下同）沿线，地又濒临渤海，东至秦皇岛仅360里，西至塘沽仅160里，水陆交通均称便利。英帝国主义为了更大地掠夺开滦的资源，更快地运输出去以加速资金周转，对水陆运输都经过精心筹划。

秦皇岛为北方唯一不冻良港，四季皆可通航。北方较大商港如天津、营口，均系河口而非海口，且冬天结冰；秦皇岛则为海口，三面环海，岛伸入海中成半月形，因水深故冬季不冻，海面风小浪静，载重万吨以上的轮船亦易入口。开滦侵占秦皇岛主权，大力经营，建筑一大一小码头，两码头环列岛前，有若螃蟹之二翼，上敷铁路，以与京奉路衔接。由唐山至秦皇岛车站，开滦铺设双轨，为运煤专线，自备机车40台、车皮800余辆，煤可以由矿区直接开入海边码头装船，运输极为便利。开滦煤、焦炭均由此出口，平均每天约在万吨以上。

除秦皇岛港口外，在天津、塘沽、新河、上海、烟台、营口、香港、广州均有码头。天津是五河的枢纽，由此转入内河，航路四通八达。在胥各庄有自开的运河。开滦自备有轮船17只，专供运煤。还有两艘远洋巨轮“开平”、“广平”，为运载焦炭赴日之用。

此外，又在林西设立发电厂，除供本矿与秦皇岛用电外，并供给唐山市商民之用。自设有电报专线，为营业和运输服务。

称霸冀东的“独立王国”

开滦有自己的港口、码头、运河、轮船，有铁路、机车、车皮，有自己的发电厂、电报专线，有自己的银行、保险公司，还有自来水厂、砖瓦厂、钢砖厂、水泥厂、炼焦厂、印刷厂，以及布匹、粮食、杂货等商业。此外还有大批土地招租，剥削农民，仅秦皇岛附近就有8万亩，塘沽、胥各庄等地都有若干地亩，俨然又是一个大地主。自设类似税收机关的收费处，运河要收费，秦皇岛也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款，如船舶代理费、过路费、堆栈费、码头费等等，码头费收入最多。

开滦依恃帝国主义的特权势力，非法侵占我国煤矿资源，攫取我国土地，剥削我国劳动人民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在冀东的天津、唐山、秦皇岛成了“独立王国”，谁也管不了它，中国政府的法律，也达不到这块“禁地”。这个“独立王国”，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，那就是装备齐全的500名矿区保安队。这些所谓保安队，只是保护英帝国主义的财产和利益，对于中国工人和附近的农民，则镇压、骚扰，是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。

天津、唐山的中国官方大员，或多或少都舔到开滦一点点甜头，得到一些残羹剩饭，像袁克定、周学熙等大员及律师李上伟、李希明、王邵廉等，名流如严复、傅增湘等，都直接与开滦有关系，这就是英帝国主义笼络中国上层人物的阴谋手段。在那个时代的军政大员，几乎没有不崇洋媚外而又爱财的，他们都拜倒在金元帝国的脚下，对于这个“独立王国”，是唯命是从，不敢过问的。

至于秦皇岛，更完全是这个“王国”的天下，无论行政、警政、税收，都是由开滦主管。就连清政府的兵船，开滦也不准它在秦皇岛停泊；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曹錕，在中国自己的领土——唐山招兵，也遭到这个“王国”的反对，而不得不停止。鼎鼎大名的直隶全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（后升任直隶省长）杨以德，也不过是这个“独立王国”的保安队的总队长，是那森指挥下的人物。

那森，便是这个“独立王国”的无冕国王。在天津、唐山、秦皇岛只要一提起这个暴君，谁不“咋舌”。就是在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天津租界，那森也是“吃得开”的。在英租界，他是工部局的董事长，法租界工部局长德玛利是那森的球友（台球）和牌友（麻将），过从甚密。日租界松昌洋行的总经理田中大佐，是经营包销开滦的焦炭生意的，同那森拉的很紧。那森又是外国商团的司令，在中国领土上还拥有500名洋兵。

这个“王国”，对中国国庆，既不庆祝，也不放假。但是每年春秋二季天津赛马会期间，开滦却各放五个半天假，下午不办公，好让它的高级臣民们去买马票，去赌博，这更可显示这个“独立王国”的独立性。

开滦对于采矿纳税、矿区赔偿等，从来不遵中国法令。即使少得属于世界罕有的一钱银子一吨的矿井税，也很少照章缴纳。《直隶同乡京官议决开平煤矿办法公启》中曾有“国家税则八年均未交纳”一语，是其明证。且复以多报少，中国税收机关也不敢吭声。

在中国的领土主权范围内，出现了这样一个横行霸道的“独立王国”，好像一把利刃插在中国人民身上；又像是一根吸血管，不断地抽吸着中国人民的鲜血！

为“王国”效劳的几个人物

开滦总局有所谓四大美缺，这四个人依附帝国主义势力，贪污舞弊，敲诈勒索，结果都转嫁给用煤户。这四个人在开滦、在天津都是声势赫赫，目空一切。天津人爱称“爷”，因此这四个人就是王二爷、何大爷、徐四爷和王三爷。

头一个是银钱帐房。这个“美缺”，由协理王邵廉的侄于王振纲（号荷舫）担任。王是天津人，30多岁，行二，人们称他“王二爷”。毕业于直隶省高等工业学校，曾任天津林登阁中学教员。王邵廉介绍他进开滦，初当统计员，当时银钱帐房主任是王维衡，他对职员薪水，常压四五天才发，王荷舫带头反对，又联名上签呈，不久王维衡死了，时逢其会，他就坐上银钱帐房主任的交椅。

开滦进出的款项很多，他就从中舞弊。比如交通部交来煤款若干，他倒退十天半月才收帐，实际是5日交的，帐上却是15日。他把这笔钱拿来放“拆息”，拆息就是按天计算，用一个礼拜，利息1分2厘。一宗顶一宗的轮换着，总有几笔款在放利。天津有14家银号同他有勾结，拿公款去放拆息。每天晚上，各银号跑外的都上王二爷的“衙门”，看他当天结帐情况，以便计划放出多少。

他的薪水是一月300两，可是额外收入要比这多的多。王荷舫最讲究吃穿，一个冬季要换49件皮袄，天天不同样；天津著名的饭馆，如国民饭店、义和成、聚庆成、天和玉等，他都是挂了号的主顾。每年正月初三、四，他照例要请一次大规模的春酒，借此拉拢各方。春酒一般是60元一桌，可说已是最好的酒席，当时白面才1.8元一袋，加上烟、酒、饭、小帐等消耗，差不多等于50袋白面的价值。

运输主任何月魁，人称“何大爷”，湖北人。运煤车皮是归他管的。天津附近有七八十家土砖窑，他们用的是开滦的一号末煤，一买就是几百吨。他们生产的砖瓦，事先跟建筑部门订有合同，交货有一定期限。这种末煤是由唐山产地直接运到天津西站，少数运到北站，运到河东的就更少。当这些砖窑买到末煤向何交涉车皮时，何月魁总是爱理不理的答道：“这会儿车皮可紧啦，起码也得等两个月。”这些土砖窑资本不多，东拼西凑才买下煤车子，要等两个月如何得了，到期交不上砖瓦，不但无法维持信用，甚还要罚款。这时何月魁就让他

狗腿子（公事房的听差）出面讲条件，每一个车皮加150元（每车装40吨），一家就敲诈千儿八百的。没有办法，等着用煤的砖窑，只好随他勒索；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他们又把增加的车皮费用，加在砖瓦上了。

营业处下面所属的地方售煤主任徐炳然，广东南海人。这个售煤主任也有他的生财之道。由于开滦煤供不应求，因此卖煤是有限制的，主要先供应各租界的电灯房（发电厂），其次是医院、自来水、电车，这是不能断的。对于商家用煤要受限制，这个大权就操在徐四爷手里。煤价常常出现黑市，根据供求情况时涨时落。在供应紧张时，徐四爷手里的煤价可以翻一番，要是官价8.5元一吨煤，商家就要花17元才能买到，最少也得加3~4元。如果不按黑市价找他买煤，他照例答以“没有”，如果你不信，他还可以拿出许多别人已订好的条子来证明确实没有了；等到你愿意按黑市价格买时，煤是什么时候都有。他用这种手法，每月也要捞上好几万大洋。

也许人们不会想到，在开滦，电报总管也是“美缺”之一。总管名王肇博，天津人。他年纪轻，才20多岁，在开滦，人们称他为“王三爷”。他的门路与众不同，不与用户发生直接关系，而是间接敲诈。运输主任何月翘调动车皮，必须经过电报房。开滦自有电报专用线路，不经过天津、唐山电报局。电报不经过总管签字，就发不出去；不暗通关节，他就压着不发。当何月翘对王肇博表示了态度，打通了关节之后，电报立刻就发出去了。

最妙的，这一小撮人还有个组织，他们每礼拜二有个“聚餐会”。参加的除上面提到的何大爷、王三爷、徐四爷之外，还有一个郑把头。因为他们的“业务”，何是与王勾搭着，而徐必同郑狼狽起来，才能配套。表面是聚餐，实际是作交易，互通声气，并统计一周来他们敲诈勒索的收获：卖了多少黑市煤？调了多少车皮？发出了多少电报？如此等等。据熟悉他们内幕的人透露，他们四个人总是一团和气，和平共处，互相勾结，没有矛盾。有点小矛盾，经过四人一协商，也容易得到解决。互有油水，皆大欢喜。

赶上内战，那他们的“利润”就更不得了，如直奉战争那一次，天津大闹煤荒，搞的钱更多。难怪徐四爷发出这样的愿望：“这个仗要多打他妈的两回才好呢。”

这里还得介绍一下天津河东煤厂的把头郑法孟的故事：

郑法孟，山东高密县人。郑家在关外开有油坊，在天津设有分号，郑的叔父是油坊的老板。当他30岁那年，正随其叔到关外去，因病留在天津，住在高南街油坊分号。他是一个风月场中人，病稍好就去逛窑子。恰巧，那森的大管事王泰，为了给那森搞女人，也经常在这些地方鬼混，彼此认识了，逐渐成为朋友。

郑法孟迷恋津门的繁华，便不想去吉林了，想托王泰在开滦找一个工作。经过几度商谈，并由郑送给王泰一张3000元的支票，请他给他的大东家那森说几句好话。不久王泰居然把事办妥了，不过又敲了郑法孟2000元，一共是5000元，才给了这个河东煤厂把头的工作。

开滦煤照英国吨位计算，每吨只1680磅。运费是由公司规定的，此外，公司不再干预，一切都由把头全权处理。公司对把头还有3%的损失补助（如上下车零散损失等），即每百吨煤多给三吨。郑把头除剥削工人劳动力外，更大的剥削是对用户的短秤上。

他送与用户的煤，每吨他要少给80磅。纵令当时在煤厂监督过磅，他也有办法应付。事先他教会送煤的舞弊方法，当两人抬大筐煤过磅时，筐上都拴有小绳，谁背着用户的脸就用脚把小绳踩住，马马虎虎一秤，一声“够啦”就完事。

他认为天津缺煤，买还买不到，要烧煤就得找开滦，没有人竞争。本着这种思想，他就大胆掺假短秤，搞了很多钱。

郑把头有公事到局所去，穿着蓝布长衫、布鞋，装出朴素、老诚、可怜的样子。见到有地位的高级职员就垂手屈膝请安。逢年过节，对局所几个重要人物送礼，对王泰另有“孝敬”，自在不活下。

郑把头对工人是作威作福。他常说：“没有我，你们就活不了。山东人多，常年闹旱，关外也没有什么买卖，回老家去就得饿死。”

这个封建把头，还有一套更加毒辣的剥削手段。他搞了一个会，每月拿出一些钱来，工人中有婚丧疾病等事，可以借钱，将来在工资中扣除。少数他还不借，一借就是几十上百，借出时是八九扣，三分利，有些人因为借得多，结果一月的工资，都被他扣作利息了。谁要借了他的钱，这种“阎王债”是还不清的。

(四) 其他见闻

印度警卫放高利贷引起的血案

矿区从前有二百名印度籍警卫，没有枪，带着棒子，看看门，守守煤堆，当然也监视着工人。这些印度警卫看到有人赔钱，便想出放高利贷的办法来从中剥削。他们放的债都是小数目，一次几块最多十块，大一分的利。借一块钱每天利钱一分，100天就变成两块，一年后便变成三四块了。

唐山地区早先比较偏僻，只有一两家落子馆、澡堂、茶馆，矿区工人缺乏正当的文娱活动，因此赌风很盛。作赌头的人，一般是矿师的管书、马伙，还有工头，晚上在公事房下班以后，就在管书家里或宿舍赌起来。可怜这些工人，几乎是十赌十输，日夜拚死拚活挣来的钱，结果都落到聚赌抽头者的手里。偶尔赌赢了，以为来得容易，也就胡花掉。工资输光了，不但不能寄钱养家，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，他们仍不死心，总想捞回来，便借钱来赌，这样印度警卫就趁机大放高利贷。工人明知利大，总幻想今天赢了，明天就还债，结果债台高筑，越陷越深。

1921年，工人李文元、李文奎、李文藩弟兄三人，为借高利贷与印度警卫发生冲突，由于印警欺人逼人太甚，李文元忍无可忍，开枪打死了两个印警。李见出了人命，就害怕逃跑了。英国人不但设法制止冲突的扩大，反借口矿区有国际过激派（指布尔什维克），指示印度警卫要大力镇压。工人们认为这事本由印警放高利贷引起，愤愤不平，第二天就演成印警与工人的血斗。双方大打出手，结果工人伤了30多，死了7个，印度人伤亡也不少。

矿区保安队建立起因

工人和印警发生流血惨案之后，总矿师达克尔赶到天津向那森报告，并开会研究善后办法。总矿师说：“从前工人对外国人很尊敬、服从，没有反抗过。现在不同了，一说话瞪眼，一定有‘过激派’从中煽动，若不采取严厉手段，将来还会出事。”

经过他们多次商议之后，通过英国驻津领事求助于直隶全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。杨善吹，说他对于防“过激派”有办法。谈妥条件之后，矿局通过英领事与杨以德签订了一个协定：开滦建立自己的武装，成立矿区保安队，驻在矿区；将印度警卫完全撤消，遣